

德國人的村莊 ★

Boualem Sansal

布瓦連·桑薩——著

武忠森——譯

Le Village de l'Alleman
ou Le journal des frères Schiller

德國人的村莊

LE VILLAGE DE L'ALLEMAND

ou LE JOURNAL DES FRERES SCHILLER

by Boualem Sansal

布瓦連·桑薩／著
武忠森／譯

德國人的村莊 / 布瓦連·桑薩(Boualem Sansal)著; 武忠森譯. -- 初版. -- 臺北市: 允晨文化, 2014.09 面; 公分. -- (經典文學; 22)

譯自: LE VILLAGE DE L'ALLEMAND
ou LE JOURNAL DES FRERES SCHILLER

ISBN 978-986-5794-27-9(平裝)

886.7257

103016260

經典文學—022

德國人的村莊

(LE VILLAGE DE L'ALLEMAND
ou LE JOURNAL DES FRERES SCHILLER)

作者: 布瓦連·桑薩 (Boualem Sansal)

譯者: 武忠森

發行人: 廖志峰

責任編輯: 楊家興 美術編輯: 劉寶榮

法律顧問: 邱賢德律師

出版: 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1號6樓

網址: <http://www.asianculture.com.tw>

電子信箱: ycwh1982@gmail.com

服務電話: (02)2507-2606

傳真專線: (02)2507-4260

劃撥帳號: 0554566-1

印刷: 欣佑彩色製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裝訂: 韋成裝訂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日期: 2014年9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獲法國在台協會《胡品清出版補助計畫》支持出版

Cet ouvrage, publié dans le cadre du Programme d'Aide à la
Publication 《Hu Pinching》, bénéficie du soutien de l'Institut
Français de Taipei.

Copyright: ©Editions Gallimard, Paris, 2008

定價: 新台幣**350元**

ISBN: 978-986-5794-27-9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 請寄回更換

德國人的村莊

LE VILLAGE DE L'ALLEMAND

ou LE JOURNAL DES FRERES SCHILLER

by Boualem Sansal

布瓦連·桑薩
武忠森／譯

我衷心感謝A.M.中學的多明妮克 G.H.女士，感謝她願意用優美的法文改寫我這本書。成果是如此出色，以致於我幾乎認不出我的文字。我不忍心閱讀。她這麼做是為了紀念她曾經教過的哈謝。她特別強調「是她最棒的學生」。

在若干狀況下，我聽從了她的建議，修改了名字，並刪去了評論。在其它狀況中，我保留了原本的手稿，這對我很重要。她說有些評論十分危險，會給我招來麻煩。我不在乎，該說的我都說了，一切就此打住，而且我署名：

馬里克·席勒

1996年10月
馬里克日記

哈謝過世已經六個月了。死的時候，他才三十三歲。兩年前有一天，有件事困擾著他，他開始奔走於法國、阿爾及利亞、德國、奧地利、波蘭、土耳其、埃及等地之間。旅途中，他除了閱讀、躲在角落裏思考，或者書寫，不然就是胡言亂語。他的身體越來越糟，接著丟了工作，然後也神智不清了。歐菲莉離開他了。一天晚上，他便自殺了。那天是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大約是晚間十一點。

對於他的問題，我一無所知。他開始苦惱的時候，我年紀還小，才十七歲，不學好。我那時很少見到哈謝，總躲著他，因為他會對我滔滔不絕地說教。我很遺憾這麼說，他是我哥哥，但是奉公守法到這般地步，真會讓人感到害怕。他有他的人生，我有我的。他在一間美國大企業當主管，有馬子，有房子，有車子，還有信用卡，他的時間分秒必爭，而我只能全天候

二十四小時和社區裏的一群災民瞎攪和。這個社區屬於ZUS-1，第一類敏感郊區。這裏一刻不得安寧，才剛剛慶幸自己躲過一劫，立即又會掉進另一個深淵。一天早上，歐菲莉來電告訴我們這個噩耗。她到哈謝的家裡，想知道她這位前男友的近況。她說：「我就有預感會發生什麼事。」我跳上了莫莫的輕型機車，莫莫是伊斯蘭教徒肉舖屠夫的兒子。我跳上車便催足油門出發。哈謝家前面擠滿了人，有警察、救護車、鄰居以及充滿好奇的路人。哈謝那時在車庫裡，坐在地上，背靠著牆，兩條腿伸直，下巴低垂在胸前，嘴巴張開著。看起來像是睡著了一樣。他的臉上佈滿黑漬。整個晚上，他就這樣泡在從汽車排放出來的廢氣裡。他穿著一套奇特的睡衣，是一套條紋睡衣，我幾乎認不出他來，而且他還把頭髮剃光了，就像在重刑監獄那樣，一切是那麼不合常理。這實在太詭異了。我忍著沒有發作。我還搞不清楚狀況。醫生對我說：「這是你哥哥嗎？」我說：「是的。」他又說：「你的反應就這樣而已？」我聳聳肩然後進到客廳去。

歐菲莉和康爹在一起，康爹是這一區的警長。她哭個不停。康爹則不停紀錄著。康爹看見我時，說：「靠過來一點！」他問了我一些問題。我回答說自己什麼都不知道。這是事實，我好一陣子沒和哈謝見面了。我懷疑他一定是隱藏了什麼事，但是又告訴自己：「他有他的問題，我也有我的。」這樣說很傷感情，但事實就是如此，郊區常常發生自殺事件，大家在第一

時間會受到驚嚇，接下來一兩天會感到心情沈重，一週之後，便不再想起這事了。大家總會想：這就是命，日子還是要繼續過。但是，眼前這是我兄弟，是我哥哥，我應該要意識到。

我完全不知道他可能是發生什麼事了，我也無法想像這件事對於他以及我竟然會影響如此深遠。我應該要想到這一切的，我整天都在思索這件事，成為一個心結，那是否和錢有關，和國家大事有關，還是他得了不治之症，以及其他諸如此類人生中可能遇上不能再更糟的事，但結果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噢，不，老天，別這樣！我不相信這世上還有別人會遇到這樣的慘劇。

葬禮之後，歐菲莉遠走加拿大，暫住她遠嫁到那兒的表姐凱西家中，凱西的丈夫是個專門出售毛皮的有錢獵人。她把我哥的房子交給我管理，同時說：「以後再來商量。」當我問她為什麼哈謝要自殺時，她回答：「我不知道，他甚麼都沒有告訴我。」我信了她，我見到她顫抖的樣子，明白她甚麼都不知道。哈謝從來不對任何人透露心事。

我獨自一人待在屋裡，心情低落到谷底。我責怪自己，不能在哈謝看似沮喪時，陪伴在他

1. Zone urbaine sensible de première catégorie的縮寫，意思是第一類敏感都會區。

身旁。整整一個月，我一直在繞圈圈。我很不舒服，甚至欲哭無淚。雷蒙、莫莫以及其他夥伴都陪著我。他們會在一日將盡的時候，來陪我一會兒，我們會一面喝光手中的鋁罐裝飲料，一面低調地瞎聊。我們就像守著夜的貓頭鷹。我就是在那時候到雷蒙的父親，也就是凡森先生所開設的修車廠工作。招牌上寫著「汽車樂園」。除了領學徒薪水，還可以拿小費。這讓我完全不想獨處。工作有個好處，就是可以让你忘卻煩惱。

一個月之後，康爹打電話到修車廠找我：「到警局來找我，我有些東西要給你看。」下班後，我到警局去找他。他注視著我好一會兒，同時舌頭在嘴裏滾動著，隨後他拉開抽屜，拿出一個塑膠袋遞給我。我接過塑膠袋。裡頭有四本皺巴巴的大筆記本。他告訴我：「這是你哥哥的日記。我們不需要了。」他作勢要我別說話，然後繼續對我說：「你得仔細讀一讀，這會讓你更加成熟。你哥哥是個好人。」然後，他又聊了些在他心裏牽掛已久的事，包括我住的社區，我的未來，整個國家以及人生正途。我一面聽著他說話，一面抖著二郎腿。他注視著我，然後說：「好了，你可以走了！」

我一開始閱讀哈謝的日記，整個人就不舒服了。一切像是在我內心灼燒著。我抱著頭防止

它爆炸，我好想大喊。「這不可能！」每讀一頁，我心裏便這樣想著。然後等到我讀完了，一下子又完全平復。但我內心開始變得冰冷。我只有一個念頭：死。我沒臉活著。一週之後，我明白了，他的故事就是我的故事，是我們的故事，是爸爸的往事，輪到我得去面對這事，走上同樣一條道路，對自己提出相同的種種疑問，並且試著繼續活下去，但是我爸爸和哈謝都在這最後一步失敗了。我覺得這對我來說太難了。但同時我也覺得自己變得堅強，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應該將這一切公諸於世。這都是昨日的往事，但同時，人生總是這樣週而復始，所以這樣的慘劇還是有可能會再次發生。

在開始講述故事之前，我得先介紹一下我們的身世。哈謝和我，我們出生在阿爾及利亞的一個鄉村，可以說是個鳥不生蛋之地，但我不知道確切地點。那個村莊叫做阿延戴布（Aïn Deb）。以前，阿里叔叔跟我說過，阿延戴布的意思是「傻子的水源」。我笑了，我想像著一個傻瓜自傲地在水龍頭前警戒著，一面還自私地摸著自己的肚皮。

我們的母親是阿爾及利亞人，父親是德國人，他們的名字是阿依莎與漢斯·席勒。哈謝是在一九七〇年來到法國，當時才七歲。他的本名是哈奇·海姆，後來就改名為哈謝。而我是在一九八五年來到法國的，當時八歲。我的本名是馬列·烏里克，人家就幫我改名為馬里克。

我們寄住在阿里叔叔家裡，他真是個好漢子，自己生養了七個男孩，一顆心就像卡車那樣強壯有力。在他家裡，責任越多，運作得越好。他是土生土長的阿爾及利亞鄉下人，是爸爸的好朋友，也是在第一時間便前來法國的移民，做過各種不堪的零工，總算在老年時有了自己的住所。這可憐的老先生已經快走到人生盡頭了，腦袋也不靈光了。他是個正在靜靜消失當中的習跋尼²。我並不是他天上掉下來的禮物。他從來不抱怨，總是笑笑地說：「有一天，你會長大成人的。」他的孩子一個接著一個消失，有四個分別死於疾病或工作意外，另外三個小的則遠走他方，一下子在阿爾及利亞，一下子在別處，在波斯灣或是利比亞，哪邊有工作機會就往哪兒去，為生活打拼。可以說他們全都銷聲匿跡了，他們從沒回來過，也不寫信，連一通電話都沒有。或許他們也都死了。到頭來，阿里叔叔身邊只有我。我沒有再見過我父親。我沒有回去阿爾及利亞，而他也從未前來法國。他不要我們回去鄉下，他總說：「晚一點再說吧！」我們的母親則來過法國三次，每次停留十五天，天天以淚洗面。我們彼此無法聽懂對方說的話，好蠢，她講的是柏柏爾語³，而我們只能蹣跚地說著郊區的阿拉伯語，並混雜著幾句德語，她聽不太懂，而我們只剩這麼一點支離破碎的老舊記憶。我們相視微笑，並一再重複著⁴ *gut*、*labesse*、*azul*、*ça va*、*genau*、*cool*。你呢？哈謝回去過一次，那是為了帶我來法國。父親從不離開他的村莊。很奇怪，但每個家庭的故事總是這麼奇怪，我們不知道這些故事，所

以也就沒有多加留意。中學時，哈謝因為家族精神而學了德語，同時因為必修的緣故也學了英語，在中學畢業之後，他進入了南特（Nantes）的工學院。我就沒這麼好運，我讀到小學五年級之後就沒繼續升學了。他們給我貼了標籤，說我破壞了校長的置物櫃，把我退學。我開始自食其力，到處閒晃，這裏當一下學徒，那裏打點零工，轉賣貨品，清真寺以及法院我都待過。和我那群夥伴在一起，我們簡直如魚得水，隨心所欲，想怎樣就怎樣。我們偶爾會失風被逮，但多半都會立即獲得釋放。運氣不錯，我們都還不到必須坐牢的法定年齡。各式各樣的怪事我都幹過了，最後只剩下我一個人。我沒什麼好抱怨的，該來的總是會來。這就是命，是「沒可度」¹⁰，就像地方上那些阿拉伯老人所說的。在朋友之間，我們是這樣說的：「困境是最好的導

2. Cridani，在阿爾及利亞的阿拉伯語中意思是老人。
3. Berbère，盛行於北非的方言。
4. 譯注：應是來自於英文 yes。
5. 德文：很好。
6. 阿拉伯文：順利嗎？
7. 源自古希臘文：蔚藍色。
8. 法文：好嗎，順利嗎？
9. 德文：正確的。
10. Mekroub，源自阿拉伯語，意思是已經注定好的。

師，危險使人成長，至於蛋蛋，用手腕的力量一捏就有了……」

二十五歲的時候，哈謝取得了法國籍。他辦了一個吵得震天價響的慶祝會。歐菲莉和她那死忠支持國家陣線¹¹的老媽再也沒有藉口繼續拖延婚姻。阿爾及利亞與德國混血，但終歸是法國人了，而且又是個工程師，這是她們對所有好奇人士的說法。老實說，哈謝和歐菲莉真是青梅竹馬，汪達老媽對他的糾纏也夠了，並且也一路看他如何循規蹈矩地長大。再說，比起一頭褐髮黑眼的歐菲莉，他的髮色還更接近金黃色，並且有著一雙藍眼珠。接下來就看哈謝從我們父親身上承襲到的德國血統與歐菲莉的快活天性要怎麼結合。他們的人生就像手搖風琴裏已經刻好的樂譜紋路，只需要轉動手搖風琴即可。有時候，我很羨慕他們，有時候我又很想宰了他們以縮短他們給我帶來的折磨。我一直避著他們，以便維持友好關係。每一次我到他們家去，他們總會盯著身旁四周，彷彿有龍捲風接近他們的愛巢。不論我走到哪裡，歐菲莉總會走在我的前面，在我離開後，又走回去檢查。

他在成功取得法國籍之後，對我說：「我接下來要幫你申請入籍，你不能再繼續這樣子像個自由電子了。」我聳聳肩說：「我不在乎，隨便你。」他去幫我申請入籍了。一天，他來到

社區，要我在一堆文件上頭簽字。一年之後，他又來找我：「歡迎加入我們的行列，給你的行政命令簽下來了。」他對我解釋，他老闆的保證信幫了大忙。他請我到巴黎的一家大餐廳去吃飯，就在國家廣場旁邊。這頓飯並不是要慶祝我拿到的新身分，而是要宣讀我拿到新身分之後得有的責任。於是，我甜點才一下肚，就對他說掰了。

我跟凡森先生商量好了，我要請一個月的有薪假期。他真是大好人一個，到他那邊工作之前，我總是這裏打三天零工，那裏上五天班，我甚至還沒修完自己負責的那輛汽車。他幫我向市府社會局清償了我的實習費用。

我需要一個人靜一靜。我處在一個人無法忍受這個世界的狀態，除非能夠把自己抽離，並且消失在自己的傷痛裡。我一再讀著哈謝的日記。這太過龐大，太過黑暗，我見不到彼端。突然間，平常最厭惡寫字的我，竟然像瘋了一般地寫起來了。我的思緒開始四處流竄。我所遭受的一切，我不希望發生在其他人身上的。

